

世界文学名著

dangdang.com



寻宝类小说开山之作
新浪漫主义文学典范

金银岛

[英] 史蒂文森 著
张友松 译

Stevenson



作家出版社

金银岛

〔英〕史蒂文森 著

张友松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银岛 / (英) 史蒂文森著; 张友松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8

(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063-8020-1

I. ①金… II. ①史…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6989号

金银岛

著 者: [英] 史蒂文森

译 者: 张友松

责任编辑: 王 炘

装帧设计: 一鸣文化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 数: 196千

印 张: 6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020-1

定 价: 20.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部 老海盗 / 001

第一章 投宿“本卜舰队司令”客栈的老水手 / 002

第二章 黑狗的来踪去影 / 008

第三章 黑牒 / 013

第四章 海客的提箱 / 018

第五章 瞎子的下场 / 023

第六章 船长的秘书 / 028

第二部 船上的厨师 / 033

第七章 我到布利斯托去 / 034

第八章 “望远镜”客栈 / 039

第九章 弹药和武器 / 044

第十章 航行 / 049

第十一章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的话 / 054

第十二章 军事会议 / 059

第三部 海岸的探险 / 065

第十三章 海岸探险的开始 / 066

第十四章 第一个回合 / 071

第十五章 岛上的奇人 / 076

第四部 木寨 / 083

第十六章 大夫接着讲的故事：放弃大船的经过 / 084

第十七章 大夫续述的故事：单座艇的最后一行 / 088

第十八章 大夫续述的故事：第一天战斗的结束 / 092

第十九章 吉姆·郝金士续述的故事：木寨里的要塞 / 096

第二十章 西尔弗的使命 / 101

第二十一章 袭击 / 106

第五部 我的海上历险 / 111

第二十二章 我是怎样开始海上历险的 / 112

第二十三章 在退潮中 / 117

第二十四章 独木舟的漂流 / 121

第二十五章 我扯下了海盗旗 / 125

第二十六章 伊斯雷尔·汉兹 / 129

第二十七章 西班牙八字银角 / 136

第六部 西尔弗船长 / 141

第二十八章 在敌营中 / 142

第二十九章 又一次黑牒 / 149

第三十章 假释 / 155

第三十一章 探宝——弗林特的指针 / 161

第三十二章 探宝——树林中的声音 / 167

第三十三章 匪首的末日 / 172

第三十四章 结局 / 177

译后记 / 182

第一部
老海盗



金银岛

第一章

投宿“本卜舰队司令”^①客栈的老水手



屈劳尼大老爷、利弗西大夫和其他几位先生叫我把关于金银岛的全部详情细节写下来，只有这个岛的方位不要说明——那只是因为岛上还有些财宝没有发掘出来——我就在公元一七××年动笔，从我父亲开设“本卜舰队司令”客栈和那位带刀伤疤痕的棕色老水手初次在我们店里投宿的时候写起。

我回想当年的情景，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一般。他拖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走到客栈门中，身后跟着一辆手推车，载着他的水手提箱。他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面色黑黄、心情沉重的大汉；一条油光光的发辫^②拖在他那件肮脏的蓝色外衣上；双手粗糙，带着疮疤，污黑的指甲裂开了口子；一边脸上有一道刀伤的铁青色疤痕，显得很脏。我记得他向小海湾四面张望，同时自吹口哨，然后突然放声唱出他后来常唱的那首老水手的歌——

十五条好汉同在死人箱^③上——
哟嗬哟，快喝一瓶酒！

歌调高亢而发颤，这种歌声似乎是在推动船上的绞盘棒的时候配合着劳动的节奏形成的。随后他使用随身带着的一根木杠似的棍子在门上敲了几下。我父亲应声出来，他便粗声粗气地叫他拿一杯朗姆酒来。他接到送来的酒，慢慢地喝着，像是一个行家似的品尝着，津津有味，同时还向海边的悬崖张望，又抬头看看客栈的招牌。

“这个小湾子倒是挺方便，”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这小酒店开在

① 本卜（John Benbow，1653—1702），英国海军名将，在对法战争中屡立奇功；曾获海军少将衔，任舰队司令，并以身殉职。小客栈用他的名字做店名，就是表示对他的崇敬。

② 当时的水手有留辫子的风尚。

③ “死人箱”是一个小岛的名字。

这个地方，也怪叫人欢喜呢。伙计，顾客多吗？”

我父亲告诉他说不多，客人少得很，真是太晦气了。

“哦，那么，”他说道，“我在这儿住下正好。喂，伙计，”他向推手推车的人喊道，“就停在这儿，给我把箱子搬进来。我要在这儿住几天，”他接着说，“我是个随随便便的人，只要有酒和咸肉、鸡蛋就行了。那个山头上还可以望见船只走过呢。你问怎么称呼吗？就叫我船长好了。啊，我知道你们在指望着什么——喏，”他随手往门口扔下三四个金币，“等这些钱花完了的时候，你们就告诉我好了。”他活像一个长官的神气，凶狠地说道。

说实在的，他穿得虽然很坏，说话也挺粗气，看样子却不像一个普通的水手，而是像个大副或是船长，惯于受人服从或是动手打人。推手推车的人告诉我们说，前一天早晨，驿车把他载到“乔治王”旅馆门前，他下车就问海边一带还有哪些小客栈，一听说我们这个小店名声还好，而且又很清静，他就选中了这个地方落脚，没有上别处去住。我们对于这位客人就只能了解到这么一点。

他这个人有不爱说话的习惯。他整天在海湾一带荡来荡去，或是在高崖上走动，手里拿着一个黄铜架子的望远镜；晚上他就坐在大厅里靠近火旁的一个角落，喝着很浓的朗姆酒。人家和他讲话，他多半都不搭理；他只是突然露出一副凶相，鼻子里喷出一股气来，响声很大，就像吹雾角^①一般。因此我和常上我们店里来的人们不久也就知道，只好随他的便。每天他外出游荡回来，总要问一问，是否有航海的人从这里经过。起初我们以为他是希望有同行的人和他做伴，才提出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才渐渐明白，他是很想回避他们。每逢有个海客在“本卜舰队司令”客栈投宿（随时都有这种人来住店的，他们是沿着海岸到布利斯托去的），他在进入大厅之前，总要先从门帘外面往里看看那个人；只要有那样的客人在场，他准是一声不响，像只耗子似的。对我来说，这桩事情至少算不了什么秘密；因为我可以说是和他一样提心吊胆。在这以前，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吩咐我时常注意侦察一个独脚水手，只要这个人出现了，马上就告诉他；他答应每月一号给我四便士^②。每到月初，我去找他要这点钱，他往往只哼哼鼻子，朝我瞪眼，

① “雾角”是有大雾时的号角，提醒行人不要迷路的。

② 便士是英国的小钱币，四便士约值一角钱。

把我吓住。可是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改了主意，把那四便士拿给我，又对我叮嘱一番，叫我注意那个独脚水手。

那个怪人常在我的梦中出现的情景，不用我说你也会想得到。在狂风怒号的夜里，屋里每个角落都被风震动了；海涛在小湾一带和高崖上冲击，响声如雷。这时候我就会看见他现出各种奇形怪状，做出各式各样的凶相。有时候他的腿是从膝部切断的，有时候是从大腿上切断的，有的时候他是一个生来就只有一条腿的大怪物，这条独腿是长在他身子正中的。我看到他跳过篱笆和水沟，紧追着我，那真是最可怕的噩梦。为了每月挣这四便士，我在这些可恶的幻觉中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够大的了。

但是我虽然被我想象中的那个独脚水手的形象吓得要命，我对船长本人却远不如别的和他相识的人那么畏惧他。有些夜晚，他喝的掺水的朗姆酒太多，脑子受不了，便独自坐着，唱他那些邪恶而狂野的古老水手歌曲，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是有时候却又叫些酒来，请所有的人都喝，还强迫那些发抖的同伴们听他讲故事，或是叫大家跟他合唱。我常常听到满屋响彻“哟嗬哟，快喝一瓶酒”的歌声。所有的邻居为了保命，都参加合唱，歌声之高，一个赛过一个，为的是免得挨剋。因为在他的狂性大发作的时候，他是全场最专横的角色。他拍着桌子不许大家说话；如果有人提出问题，或是有时候谁也不声不响，他都会大发脾气，认为那是大家没有用心听他讲故事。他也不许任何人离开这个小店，一直要到他喝得醉醺醺，跌跌撞撞地上床睡觉的时候，才算了事。

他讲的故事都是特别吓人的。那可真是些可怕的情节，有描绘把人吊死和叫人走跳板^①的事情，还有海上的风暴，以及名叫干托图格斯的珊瑚礁和西班牙海面^②的一些狂暴行为和出事的地点等。照他自己的叙述看来，他一定是从海洋上最凶恶的歹徒当中厮混过来的。他讲那些故事所用的语言，几乎也像他所描绘的种种罪恶行为一样，把我们这些淳朴的乡下人吓得要死。我父亲常说我们这个小店要完蛋，因为人们老受

① “走跳板”是海盗处死俘虏或同伙的一种私刑，办法是逼着被处死的人在一个伸出海面的木板上往外走，让他掉到海里淹死。

② “西班牙海面”是指南美洲北部海岸包括加勒比海一带的海域。因为那些地方原来是属于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故有这个名称。

这个专制魔王的压制，回去睡觉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大家以后就不会再来光顾我们了。可是我却相信他在我们这儿住下，对我们是有点好处的。人们起初虽然被他吓坏了，可是事后回想起来，却又很喜欢那个味道：因为在我们那种安静的乡村生活当中，能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调剂调剂，确实是挺痛快的。甚至还有一些小伙子偏要假装很敬佩他，称他为“老牌的水手”和“真正的海上英雄”，以及诸如此类的惊人的称呼，还说他才真是那种能使人感到英国在海上的威力的好汉。

从一方面看来，他确实很有毁灭我们的可能：因为他一星期又一星期地住下去，后来竟至一月又一月地留在这儿，结果他付的那点钱早已花光了，我父亲却还不敢再向他索取膳宿费。如果他敢提一提，这位船长的鼻子就会哼出很大的响声，听起来好像他在怒吼一般；他再一瞪眼，就把我父亲吓跑了。我看到父亲碰了钉子之后，无可奈何地摆着双手；我准知道他在那种苦恼和恐惧中过日子，一定是促使他过早地含恨而死的原因。

这位船长在我们那儿住的时候，一直没有换过衣服，只从一个小贩那儿买过几双袜子。他的帽子有一边的卷角折断了，他从此就老让它耷拉着，尽管刮风的时候挺不方便，他也不在乎。我还记得他那件上衣的样子，他自己在楼上把它补了又补，直到后来，终于尽是补丁了。他从来没有写过信，也没有收到过信；除了邻居以外，他从不和别人谈话，而且就连他和邻居们交谈，也只有在喝醉了的时候。他那只水手提箱，我们谁也没有看到他打开过。

他只碰过一次钉子，那是我父亲的病情大为恶化，终于丧了命的最后阶段的事情。有一天后半下午，利弗西大夫来给我父亲看病。我母亲给他做的饭，他只吃了一点儿。因为我们这个老“本卜”店里没有马房的设备，所以他就到大厅里去抽烟，等着他的马从村庄上过来。我跟着走进店里，现在还记得当初这位整洁而爽朗的大夫假发上敷着雪白的粉^①，一双黑眼睛生气勃勃，态度和蔼可亲；他和我们那些少见世面的乡下人形成鲜明的对照；特别是我们店里那个稻草人似的肮脏而郁闷的、烂眼的海盗，醉醺醺地坐在那儿，两只胳膊放在桌上。他在和那位大夫对比之下，就更是截然不同了。忽然，他——就是我们那位船长——又高声唱起他那首永远唱个没完的歌来了。

① 男人戴假发，上敷白粉，是当时的风尚。

十五条好汉同在死人箱上——

哟嗬哟，快喝一瓶酒！

其余的人都让酒和魔鬼送了命——

哟嗬哟，快喝一瓶酒！

起初我猜想“死人箱”就是他放在楼上的前房里那只大箱子，这个念头和我在噩梦中看见的那个独脚水手的印象搅混在一起了。可是这时候我们大家都早已不怎么注意这首歌了；那天晚上，除了利弗西大夫而外，谁也不觉得那有什么新奇了。我看出这首歌没有引起他的好感，因为他正在和老园丁泰勒讨论一种医治风湿病的疗法，便为歌声的搅扰而生气，抬头望了一眼，才继续谈下去。同时船长对他自己的歌越来越起劲，后来终于在桌上拍了一下，我们都知道那意思就是——安静点。大家都住嘴了，唯独利弗西大夫没有理睬。他仍然用清晰而和善的口气继续往下说，每说一两句就轻快地抽两口烟。船长怒视了他一会儿，又拍了一掌，眼睛瞪得更凶，最后终于用下流的脏话大声骂道：“住嘴，嘿，狗日的！”

“你是对我说的吗，先生？”大夫问道。这浑蛋又骂了一声，并说明是对他说的，大夫就回答说，“我只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先生。你要是老像这样喝酒，世界上很快就会少掉一个最下流的浑蛋了！”

那老家伙的怒火简直是吓人。他猛跳起来，抽出一把水手的折刀，把它拉开，放在手掌上掂一掂，看样子是想把大夫猛刺一刀，钉在墙上。

大夫连动也不动。他转过头去对那恶棍说话，声调还是像原来一样，嗓门比较高，好让全屋的人都听见，可是十分沉着而坚定：

“你要是不马上把你的刀放回口袋里，我敢保证下次巡回审判就会处你绞刑，准没错。”

双方互相瞪了一阵眼；可是船长随即就服输了，收起了他的武器。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发出一阵表示怨恨的嘟哝声，活像一只挨了揍的狗一般。

“喂，先生，”大夫继续说道，“现在我知道我这个地区有这么个坏蛋，我就会日日夜夜盯住你。我不光是一个大夫，还是个地方法官。我要是听到有人控告你，哪怕只是为了今天晚上这样的无礼行

为，我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把你逮捕起来，驱逐出境。话就说到这里吧。”

过了一会儿，利弗西大夫的马来到了门口，他就骑着走了。可是那天夜里，船长倒是老老实实，不声不响。后来的许多天晚上，他也是这样。

第二章 黑狗的来踪去影



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些神秘的事件，使我们终于摆脱了这位船长，可是你以后就会知道，他的事情并没有了结。第一次事件发生在一个严寒的冬天，长期霜冻很重，还刮着暴风。一开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我那可怜的父亲不像是能够见到春天了，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我母亲和我不得不料理店里的一切事情。我们实在忙得够呛，因此对这位讨厌的客人就伺候得不大周到。

那是正月的一天清早——一个寒气刺骨、霜冻很重的早晨——小海湾一带到处结着浓霜，一片灰白，微波轻轻地拍着岸边的岩石，太阳刚刚升起，只照到小山的顶上，晨光射向海面。船长比平日起得早一些，他顺着海滩往前走，腰间挂着的短刀在他那件蓝色旧上衣的宽边下面摆来摆去，黄铜架子的望远镜夹在腋下，帽子在头上向后歪戴着。我记得他在往前迈步的时候，口里呼出的气拖在他身后，像是一溜白烟。他转过一座大岩石时，我听到他的最后的声音就是哼着鼻子表示愤怒的响声，看来他心里还在对利弗西大夫怀恨呢。

母亲正在楼上陪着父亲，我在摆着早餐的餐具，准备船长回来。正在这时候，大厅的门开了，只见一个人走进来，他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他是个面色苍白的汉子，左手缺两个指头；他虽然带着一把刀，却不大像一个会打斗的角色。我一直都在注意当水手的人，不管是一条腿或是两条腿的；我记得这个人却使我莫名其妙。他没有水手的派头，可多少还是有点曾经漂洋过海的味道。

我问他要我干什么，他说要喝朗姆酒；可是我正待出去给他拿酒来，他却在桌旁坐下，做了个手势叫我到他身边去。我在原地站住，手里拿着餐巾。

“过来，好孩子，”他说，“再过来点儿。”

我走近了一步。

“这份早餐是给我的伙伴毕尔预备的吗？”他用略带嘲弄的神气问道。

我回答说我不认识他的伙伴毕尔；这份早餐是给予我们店里住的一位客人预备的，我们管他叫船长。

“噢，”他说，“我的伙伴毕尔让人家称呼他船长，大概是吧。他的脸上有一道刀伤；他的神气怪有趣，特别是喝醉了的时候，毕尔就是这么个人。为了叫你相信，我还可以说明白一点，你们那位船长的一边脸上有一道刀伤——你要是愿意的话，我还可以再说明白一些：伤疤在右边脸上。啊，行啦！我的伙伴毕尔在这屋里吗？”

我告诉他说，他出去散步去了。

“往哪边去了，好孩子？他往哪边走的？”

我给他指出那座大岩石，还说船长大概会从哪边回来，还得多大工夫，又回答了几个别的问题，他就说：“啊，真凑巧，这对我的伙伴毕尔说来，估计会像喝酒一样痛快。”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一点也不愉快。我暗自有些理由，估计这个陌生人可能是弄错了，即使假定他说的是实话。可是我又想到，这不关我的事；再则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个陌生人老在小客棧门外转来转去，向拐角的地方东张西望，好像一只猫等着拿耗子似的。有一次我走到大路上，他马上就把我叫回来；我还没来得及立即照办，他那张苍白的脸上就突然露出可怕的神色；他大骂了一声，叫我进来，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我刚走过去，他马上就恢复了原来的姿态，半似讨好、半似挖苦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孩子，他很喜欢我。“我也有个小子，”他说，“和你长得一模一样，他可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呀。不过孩子们最要紧的就是听话，小家伙——要听话呀。嘻，你要是和毕尔一同在海上过惯了的话，就不会站在那儿，让我吩咐你第二回——真的，毕尔可不是那样，同他一道漂海的人都不会那样。嘿，准没错，那不就是我的伙伴毕尔吗？胳膊下面夹着个望远镜，谢天谢地，准没错。好孩子，你和我赶快回到大厅里去，藏在门背后，吓他一跳——谢天谢地，我再说一遍。”

这个陌生人边说边和我一同退进大厅，他把我推到角落里，我们俩就这样藏在门背后了。我很不自在，也很惊慌。同时我看出这个陌生人也显然很害怕，这就更增加我的恐惧了。他把短刀拉了一下，把刀刃在刀鞘里松一松。我们在那儿等着的时候，他嘴里一直在咽唾沫，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嗓子眼里卡着一块什么东西，咽不下去似的。

后来船长大踏步走进来，随手关上了门，并没有朝两边望一眼，就

朝我给摆好了餐具的桌前走去。

“毕尔，”陌生人喊道，我听他那声调，觉得他是故意壮着胆子说话似的。

船长就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们。他满脸的棕黄色突然全不见了，连他的鼻子也发青。他仿佛是见到了鬼或是魔王，或是世上见不到的更可怕的怪物似的。老实说，我看到他突然变成这副衰老的病相，真是难过。

“喂，毕尔，你还认得我吧。你当然还认得同船的老伙计喽，毕尔。”陌生人说道。

船长似乎透不过气来。

“黑狗！”他惊喊道。

“还能是别人吗？”对方显得沉住了气，回答道，“正是黑狗，还没有变，特地上这‘本卜舰队司令’客栈来拜望他的船友毕尔的。啊，毕尔，毕尔，自从我失去了这两根爪子以后，咱们俩还见过多次面呢。”一面说着，一面伸出他那只砍断了两根指头的手来。

“喂，好吧，”船长说道，“你总算把我找到了；冤家路窄，没了什么了不起。嘿，干脆说吧，你打算怎么样？”

“你倒是条好汉，毕尔，”黑狗回答道，“你做得对，毕尔。我要叫这孩子拿杯酒来，这孩子我可真喜欢呢。你要是愿意，咱们就坐下来，光明正大地谈谈，还像老船友一样嘛。”

我把酒拿出来时，他们已经在船长的餐桌两边就座——黑狗坐在靠门口那边，而且是侧身坐的，为的是要用一只眼睛盯住他的老船友，另一只我估计就是盯住自己的退路。

他叫我走开，让门敞着。“你可别偷看呀，好孩子，”他说，我就离开他们，随即就到酒吧间去了。

过了很久，我虽然尽量听着他们讲话，却除了低声的唠叨外，什么也没听见。可是后来他们的声音渐渐大起来了，我便隐约听出一两句话，主要是船长的叫骂。

“不，不，不，不；咱们一刀两断！”他大喊了一声，然后又说，“哪怕要被处绞刑，也得大伙儿一齐上绞架，我告诉你。”

随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可怕的骂声和别的响声——桌椅板凳掀倒一堆，接着就是刀剑相斗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一声惨叫；我马上就看见黑狗飞奔而逃，船长在后面紧追，两人都举着拔出的刀子，黑狗的左肩上淌着血。正在门口，船长向逃跑的黑狗猛砍一刀；要不是我们“本卜舰

队司令”客栈的大招牌挡住了，准会把那个倒霉鬼劈成两半。直到现在，你还可以看见招牌底下那个缺口。

砍了这一刀之后，这场搏斗就结束了。黑狗尽管受了伤，他逃到大路上，还是像脚板上抹了油似的，溜得飞快，不过半分钟，就绕过山边，不见踪影了。再说船长呢，他站在门口，瞪着那块招牌，好像是气疯了似的。然后他把一只手在额头上擦了几下，终于转身回到屋里去了。

“吉姆，拿酒来。”他说道。他一面说着，身子摇晃了一下，一只手扶住了墙。

“您受伤了吗？”

“拿酒来，”他又说了一遍，“我得离开这儿才行。酒！酒！”

我跑过去拿酒，可是刚才出的乱子使我心里发慌，我就摔破了一只杯子，把酒吧间的柜台也弄脏了。我还在极力镇静下来的时候，却听见大厅里有人倒下，发出很大的响声。我进去一看，便看见船长挺直地躺在地板上。同时我母亲因为听到叫喊和搏斗的声音，大为吃惊，也跑下楼来帮我的忙。我们两人合力把他的头抬起来。他粗声地喘着气，眼睛却紧闭着，脸色吓人。

“哎呀，哎呀！”我母亲喊道，“这店里真倒霉啊！你那苦命的父亲还在害病哪！”

这时候我们简直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救船长，总以为他是同那个陌生人打斗时受了致命伤，没想到别的。我当然把酒拿来了，还想给他灌进嘴里去；可他却是牙关紧闭，像铁铸一般。我们正在为难的时候，偏巧利弗西大夫开门进来，要给我父亲看病，恰好给我们解了围。

“啊，大夫，”我们喊道，“这可怎么办？他伤在哪儿？”

“什么伤？瞎扯！”大夫说，“他就像你我一样，什么病也没有。这个人中了酒风，我早就警告过他了。喂，郝金士太太，你赶快上楼去照顾你丈夫，尽可能别给他提这儿的事。我呢，就要尽力挽救这个罪该万死的家伙的狗命。吉姆，你去给我端个盆子来。”

我端着盆子回来的时候，大夫已经撕开了船长的袖子，把他那只壮健的大胳膊露出来了。那上面有几处刺了花纹：“好运气”，“一帆风顺”，“毕利·波恩斯的爱好”^①这些都精巧而清晰地刺在前臂上；肩膀

① 这是船长爱唱的那首歌的歌名；毕利是毕尔的呢称。